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五十四回 習荒唐老娘承法誠 增悲感淑女慶生辰

蘇韻蘭在月紅家回園，已是午後，方進園門，守門人直立起來，垂手傍侍。韻蘭之轎直到華■小筑出轎，到了屋裡，佩纓即接出來說：「顧府上總管秦成，在這裡等了好一會了，說他是姑娘府上從前的老家人，要見姑娘，現在龍吉房裡。」韻蘭聽了心裡一陣的酸，便命請他進來。自己換了衣服，到幽貞館坐在醉妃榻上等。只見伴馨領了一個花白鬚鬚老者進來，一見韻蘭，叫一聲姑娘，便跪下伏地大哭。韻蘭見了也大哭起來，一面要想抬身，攙秦成，已立不起來，仍舊倒下伏榻哀啼，慘苦萬狀。眾人見了不知何故，呆著看。還是佩纓心靈，遂去勸韻蘭，韻蘭只是嗚嗚的哭泣，把兩腳在榻旁邊踹，那裡勸得醒。秦成伏在地上，哭得昏天黑地，伴馨去攙他，也攙不起。佩纓沒了法，任他兩人去哭，哭了好久，霽月已去請了湘君、珊寶、秀蘭來，帶說帶勸，先把韻蘭勸住了，韻蘭噙著淚叫秦成莫哭，且說話，秦成方止了哭，韻蘭命伴馨扶他起來，叫他坐，秦成不肯坐。韻蘭道：「你坐了，我們方好說話，你不坐，我也不坐。」秦成乃含淚告坐。珊寶等均不知道兩人的緣故，私問佩纓，佩纓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呢，他是蘭生家裡的總管，姑娘的舊人，這回子重新見了，想起昔年的苦處，就這樣的哭。」秀蘭已猜了六七分，珊寶也點點頭兒。韻蘭因問：「你一向在那裡？充軍出去之後，怎樣受苦，怎樣回來？」秦成道：「老奴自當日叩別了太太，登道，路上倒還好，自從四月初四動身，因路上多病，直到七月念二到黑龍江，五月念七到奉天，起子痧，老奴有些年紀，身體當不起走路的辛苦，就想必定死在那裡。幸虧遇著解差好心，叫人醫好了，停了三天，再走。走到軍台，分在一個姓金的營房裡當差，同他養馬，一年過後，分回到駐防恭領衙門裡。當差裡頭一位師爺，也是江蘇人，憐我忠義，很有照應，不過替他們搬煤燒火，奉公差遣，隨著參贊大臣，到了一回圖們江，重回黑龍江，便遇了赦。積了數十金，路上盤纏完了，行乞回來，便到蘇州來尋太太同姑娘兩位舊主人，都打聽不到。遂到各埠頭尋了兩年，仍無音信。老奴也沒法子，先到老爺太太寄棺的地方燒了紙，叩告一回，重回到揚州。老奴一身無主，還望重見主人，只得苟延殘喘，投托到顧府。遂把如何托薦，如何進府，如何到申，後來再告假到蘇州。先老爺太太兩口棺木，已不見於，有人說是小姐搬去安葬。老奴急得要死，重回顧府，昨日送胡師爺回來，太太偶然談起姑娘真姓名，老奴方知小主人尚在，今日便一早告假趕來，這是皇天有眼，老奴雖死，也瞑目了。」說著又淚，韻蘭又哭起來。珊寶等方知秦成、韻蘭這些緣故，因把韻蘭的哭再勸止了，問其所以，韻蘭把秦成報仇贈銀的事備說一遍，眾人無不歎息，說這位老人家倒是義僕，可敬可敬。韻蘭因向秦成說：「這三位姑娘，都是我結義姊妹。」秦成因又向湘君、秀蘭、珊寶叩頭，三人連忙立起，叫秦成免禮。韻蘭又指佩纓道：「這是葉姑娘雖在這裡幫我，和我姊妹一樣的，我也虧他辦理各事，不要我費心。」秦成因又去叩頭，佩纓連忙還禮，攙他起來。秦成因問韻蘭一向蹤跡，太太如何不在。韻蘭想起昔日根由，未言先泣。遂將逃難起，直至今遭際備告。秦成家人有知韻蘭的，有不知的，珊寶、湘君等雖與韻蘭知己，也不過知其大略，今聽韻蘭說得詳細，無不歎息。韻蘭說到中間苦處，嗚咽吞聲，秦成更覺傷心，因道：「老奴現遇主人，不啻重見天日，死也無恨。老奴要想求主子仍賜錄用，以效犬馬，以盡天年。但現在顧府雖是新主人，待老奴也算好了，老奴不敢忘恩，也不便和他說，須求姑娘想個法兒，俾老奴重來伺候。倘蒙收錄之後，老奴還想到先老爺墳上去叩頭告訴老奴這番遭際呢。」韻蘭聽了，不禁酸鼻。秦成又道：「姑娘身體，諒必是康健的。」韻蘭點點頭兒。秦成道：「不知姑娘曾否受過定？」韻蘭紅漲了臉，不能答言。珊寶因把賈倚玉的事，替他代答了。秦成方知其故，因說老奴黑龍江是熟地方，明年還替主子去走一趟，必定有消息，只求姑娘替老奴設法，辭了顧府，重到舊主人處。韻蘭道：「你莫心急，等我再想，這園裡很熱鬧，所有韓老爺同各位姑娘，你都不認得，你且先去吃了飯，再到各處去逛逛，見識見識。傍晚你且回去，我自的道理。」秦成又叩了一個頭，謝了。韻蘭命錦兒說：「你領這位秦總管去吃飯，吃了飯，你領到花神廟、彩虹樓、漱藥■、桐花院、棠眠小筑、寒碧莊、延秋榭、綠芭蕉館各處都去見見園裡的人，你指點指點，等他略略認識了，你再打發他回去。」錦兒答應著，便領了秦成去。這裡韻蘭便命開飯，留珊寶、秀蘭等同吃。湘君和韻蘭道喜，說主僕重逢，韻丫頭運氣一日好似一日了。秀蘭、佩纓、珊寶贊秦成義氣感歎一回。韻蘭商議收回秦成的話，珊寶道：「除非你自己去見太太蘭生從中幫說，大約不是難事。」韻蘭點頭，因又談起月仙的病來，說今日稍有起色。湘君道：「你知道麼？姊妹如此要好，月仙也是前世修來的。」韻蘭道：「月紅孩子氣，倒是一片誠心，就是小香也是情天裡數一數二的人。」珊寶道：「聽說小香日夜目不交睫的伏侍他，客人如此，也少有了。」秀蘭道：「月紅何嘗不是，阿姐一病，他園裡也沒心緒住了，客人也不想應酬，幸虧多是熟客。」湘君道：「你們但知小香、月紅為月仙著急，還不知道昨晚他二人商議了，彼此割股呢？」韻蘭道：「是了，我今日撫月紅的背，他把右臂閃讓，必定為這事。」佩纓道：「湘姑娘何以知道他們割臂？」湘君要掩飾自己的前知，便道：「我出來時候，聽得收拾房子的工匠在那裡私語，說有兩個人割兩塊肉的話，你們只管走都不留心，我就猜是他兩人了。」秀蘭道：「怪道月仙神氣似乎清楚，但願從此好了。」湘君道：「我不應該說，他的好，不像正大光明，果然好了最妙，就是再要變症，他們捨身都沒用。莫說割臂，人之生死，關係大數，看他後來罷了。」珊寶道：「客人肯割臂，總算是知己了。我們這些人，只有韻丫頭遇著一個秋鶴，也是這樣，倒底救好了。」秀蘭道：「也不盡然，割股之說，施之於親，謂之愚孝。秋鶴、小香的割肉，知己癡情則有之，若說必定吃得好，為什麼韻丫頭也割臂，救不活母親呢？」韻蘭聽他提起這兩件，心中感動，四個人遂不談了。說著，只見友梅進來。眾人大家見了。韻蘭因問：「何故常久不來，替我畫的蘆雁，應該好交卷了。」友梅道：「我到普陀去一回，我因有一位相好，名袁芙君，在寧北養了一男，我知道是我的種子，所以特去娶回，倒打聽著幼青的一件事。」大家聽他說幼青，便驚問道：「你聽的什麼信？」友梅道：「我也無意中在寓裡聽得的，仍舊不過大略，我問他詳細，講的人也是耳食之言。」珊寶道：「你說怎麼的信？現在幼青妹子在何處？你怎麼聽來的？」友梅道：「前幾天我從普陀回來，住在寧波客寓裡，來了一個客人，姓鄧，是無錫人，相見了和我極要好，我便和他敘敘，知道我帶袁芙君回去，他知道愛玩，就領我到他的相好那裡。這位相好，叫丁紅玉，是張姓的逃妾，改名的。我講起袁芙君他便說做人家如夫人的難處，就是彼此心裡頭合意，還恐有中變。」秀蘭道：「你且談幼青罷。」友梅道：「你道賺幼青去的是誰？原來就是娶丁紅玉的張姓，丁紅玉逃出來，幼青還在屋裡。幾次覓死不得，後來丁紅玉出來了，暗暗打聽方知姓張的又把幼青轉賣到湖南，給一家開豬行的做小老婆。幼青到了岳州，便跳在洞庭湖裡了。」韻蘭等聽了，大家吃驚，急急問道：「救起來麼？」友梅道：「洞庭湖十分寬廣，若在春漲，連青草湖也一氣相通，雖冬令水乾，也是浩無邊際，據說幼青早蓄死志，一路銜冤飲痛，恨無機會可乘。到了洞庭湖，以為死得吾所，面上稍露和平之色，使眾人不及提防，是晚過於木牌洲，將及岳州地界，遂乘人不備，以看遠江燈火為名，走至■首，奮身一躍，但聽撲通一聲。適在夜深風急，月黑湖寬，那裡去撈救？船上的人也慌了，擾亂一回，全無計策。到了次日，連人影兒都沒有，過了十餘人，君山一隻漁船網了個屍首起來，報了官，驗身邊有一首絕命詩。丁紅玉也記不全了，背我聽了兩句，是十六瓜年成一夢，洪郎從此感人琴。他手上金鈎指上有金幼青字樣，官遂知道他姓名，當時沒得屍主，便寄壇招領，他們都不知這洪郎兩字，所指何人。」佩纓道：「他和鼉士很好，恐怕就是說的鼉士。」秀蘭、韻蘭歎道：「年輕玉貌，如此收場，令人不堪回首。」珊寶、湘君也不覺歎觀。佩纓道：「明兒送一個信給鼉士。」友梅道：「我告訴他了，他忙著要去領棺木回來，伯琴不許，鼉士遂差一個人帶子銀子，叫他去領棺安葬在君山上，還是昨晚動身呢。」眾人悒悒不歡。友梅因初回家中，南關上也有公事，便自回去。次日正是禮拜，女塾中罷工，秋鶴知友梅回來，特向韻蘭說了到虹口去看他。友梅到天成昌煙館去了，秋鶴惆悵之至，要想到天成昌，心裡想怕鴉片煙的氣味兒，便不願去。走過大橋，恰巧遇著伯琴，彼此下了車，付給了車錢，伯琴道：「巧極，我正來尋你，我剛才到綺香園，說你到友梅那裡去了。」秋鶴道：「什麼事找我？我們在浦灘上步行，一面走，一面講。」於是沿浦走著，伯琴道：「鎮海的普陀山，我沒有到過，現在號事稍閒了，我跟你去玩幾天。」秋鶴道：「我有館事呢。」伯琴道：「我已同韻蘭說過，請韻蘭代理十幾天，她已答應了。你今兒把行李去收拾收拾，我們明天就走。」秋鶴方允。

兩人走到四馬路，秋鶴便要回去。伯琴道：「我和你去看燕卿。」秋鶴點頭，兩人走到燕卿家裡，只聽樓上燕卿的聲音，在那裡訓飭人，遂走到樓上。鶻兒領了進去，只見燕卿正言厲色的坐著，訓飭他的娘。他的娘張媽媽垂首坐在沿窗，滿面飛紅，見了二人來，便要走。燕卿道：「莫走，我還有話說。」一面招呼伯琴、秋鶴二人內房請坐，燕卿又開口道：「不是我反埋怨你，你也忒不像樣了，你自己想想，今年幾歲，人家的娘管女兒，要女兒好，你把我吃了這碗飯，身上欠了二三千的債，我辛辛苦苦積了幾個錢，要想把未了了結，你瞞著我只管去使，租小房子，尋姘頭，這個不好，又換一個。我要住在園裡，你再三慫恿我出來，出來了，你好多招幾個姘頭。我要問你，這箱子裡的東西，到底到那裡去了？」張媽手裡拿著一疊當票只是不言語。伯琴因出來問：「為什麼你把他埋怨？」燕卿道：「你去問他！不要臉的東西。」張媽擦淚道：「我因天氣漸漸風涼了，衣服都當在舖子裡，要問他拿幾兩銀子，贖些出來。」燕卿道：「我不是《西遊記》裡的無底洞，三四十元一個月給你還不夠使，拿去貼給姘頭。」伯琴道：「你要好多錢呢？」張媽道：「只要四五十元。」伯琴道：「這算什麼？我這裡來取四十元去。」說著，取出皮夾來，燕卿喝道：「不許！」便一把從伯琴手裡搶了過去，說：「你銀子到多得很，借給我還債，我上月還了一千，韻蘭那裡的一千，李家媽的五百尚沒有還呢。」伯琴笑著，遂不敢多事。秋鶴叫伯琴進來，讓他們去歇。張媽哭道：「人家肯借我，你倒不許。」燕卿冷笑道：「我不許，你自己去想想，上回介侯來了，你和他借了一百，至今還在陳大有賬上。他們肯借給你錢，你想是為的是你，為的是誰？去年姓李的一戶長客人，被你借怕了，他至今嚇得不敢來。他們恐怕愛你，年又輕，嘴臉又好，肯借給錢你。」伯琴隔房喚道：「燕卿莫嚷了，他畢竟是你的娘。」燕卿鼻子裡哼著道：「是娘？比陌路人也不如。陌路人還有些照應，他只有算計你的，不是哄，定是偷，不收拾到我死了，他總不願。」適值鶻兒送茶進去，秋鶴因問：「到底是只為贖衣服麼？」鶻兒搖頭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他養著兩個姘頭，姘頭一家都靠他吃用。今兒又要來取銀子贖當，姑娘就生了氣。媽媽也不好，姑娘首飾箱裡，七對金鐲子，那天姑娘出去看桂花，媽媽來看了一天屋，姑娘回來他就去，晚上姑娘檢點首飾，少了三對金鐲子，四個鑽石戒指，去問問他，他說得到寫意，說借我用用，姑娘的身體還是我的呢。姑娘和他吵了幾天，也沒法。這回子也難怪姑娘惱他，姑娘住在園裡，本來舒服不願見客，因債太多了，園裡姑娘又大家謝客，姑娘住在園裡，又不好意思接客，不接客人，債又不能還，心裡又急又恨。所以推托和金姑娘不合，搬了出來。其實姑娘要想出來料理些債項。青樓中的日子，姑娘也怕極了，只要老東西不來纏擾，姑娘把二三千債拔清，便要收場，仍舊住到園裡去。這是姑娘的真心，你們莫和姑娘說是我說的。」伯琴點點頭，燕卿還在那裡說：「我看你年紀老也忘了，倒鋒芒得很，姘頭兩個一軋，三個人睡在一張牀上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一條肉■堂，睡在裡頭好有趣。」秋鶴、伯琴、鶻兒聽了都笑起來，說：「燕卿這嘴厲害，然究於道理，大為不合。」張媽媽給燕卿說了一陣，變羞為怒，說：「我不要命了。」一頭遂撞到燕卿懷裡去大哭。當家的叫起來，把燕卿扭在地下，也哭著，頭髮都蓬了。秋鶴、伯琴趕緊出來勸解，鶻兒、金兒也來勸，方分開了。伯琴把張媽媽攙下樓去，仍舊給他四十元，命金兒送他到小房子裡去。伯琴再回樓上，燕卿已被秋鶴低聲下氣的求勸。停了哭，鶻兒重新和他梳頭，伯琴道：「你也不必氣，是前生注定的。今日介侯在大花園拋球，我和你坐了馬車去招他。」燕卿搖搖首。秋鶴道：「他和你坐馬車極好，你找不要氣壞了，我還有事要回園，替你順便叫馬車去。」說著便走。伯琴也不留，說：「明兒午後，你把行李送來，不要忘了。」秋鶴答應而去。先和他僱了馬車，然後回到花神祠吃了飯，把行李先收拾一回，方來尋韻蘭。伴警道：「他同珊姑娘彩菱去了。」秋鶴便到月潭湖來，已是四點多鐘。但見秋水微波，斜陽一片。韻蘭和珊寶共坐在一隻小菱舫裡，身上穿著緊身窄袖，油衣，手中執著蘭槳，在菱葉叢中招尋彩擷。兩人口中唱的不知什麼，秋鶴走近河濱，隱在一株柳樹背後，門前一叢木芙蓉蔽著身子。只見兩人又划槳過來，韻蘭、珊寶笑嘻嘻的，原來在那裡唱和，聽得韻蘭唱道：彩菱莫彩蓮，一語君知否。蓮葉覆鴛鴦，蓮子苦即口。

珊寶接口道：

彩蓮莫彩菱，彩得蓮花臭。菱角刺儂心，菱膩污儂手。

秋鶴哈哈笑起來說道：「你兩人倒高雅得很。」韻蘭、珊寶嚇了一跳，罵道：「促狹東西，看便看了，鬼鬼祟祟，藏在這裡做什麼？」秋鶴一面出來笑道：「我看你們很有趣，不忍驚動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們要上來了，你把岸上這條繩一頭拿住了，擲過來，替我們拉縴。」秋鶴遂去取了繩，一頭執住，一頭擲過去。韻蘭接著，繫在舫口短竿上。珊寶笑道：「秋鶴你替我們沿這河從這裡起到漱藥■門前拉走一個轉回，橫豎橋下也走得過的。」秋鶴不忍拂他，遂拽了繩，沿堤一路走去。凌霄、湘君聽得了都出來看，文玉也走來了，還有丫頭媽子都笑著看。凌霄笑道：「這個拉縴夫子，倒也體面。」文玉也要下船，珊寶笑道：「湘丫頭、凌丫頭索性都下來罷，讓秋鶴替我們拉水纖。」秋鶴笑道：「罷了，船小仔細翻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不相干，凌丫頭方才回來了，也悶得緊本要暢暢。」於是五個人擠了一船。大家剝彩下的新菱吃。韻蘭笑命秋鶴索性在西岸走，拉到寒碧莊去，送菱給秀丫頭。秋鶴笑著不好意思。韻蘭笑道：「有什麼要緊？難道園裡的人，你都不熟麼，你不拉，我們一輩子不理你。」秋鶴只得拉著，緩緩的走到寒碧莊。秀蘭見了也笑了，說好一個縴夫，握著臉羞秋鶴。秋鶴逃回華■仙舍，見佩鑲正在幽貞館，包了一包衣服，差小丫頭要送給韻蘭去換。秋鶴告訴他在寒碧莊，小丫頭遂捧著衣包去了一回。韻蘭回來，已是上燈，秋鶴接著，把伯琴普陀約游告訴了他。韻蘭道：「那裡地方極險，水盜也多，你不記得碧霄、倚虹的事麼？他有了本領尚吃了虧。」秋鶴道：「他是出門的，誤喝了他們的藥酒，上了當，我和伯琴自有道理。外國幾萬里路，都去過了，何必過慮？」韻蘭道：「寧可小心些，我本來不放你去，人家知道了，好似我管束你的。伯琴又再三的要你許，我只得由你去，但千萬不要多耽擱，少則十天，多則半月，我這裡望你回來的。館事我和你帶管，不可多飲，不宜野宿，你須記著。」秋鶴諾諾連聲，便回到花神祠館裡，再收拾了一會。一宿不題。

次日韻蘭一早差龍吉過來，替秋鶴收拾，又送了程儀，及許多路菜乾糧。蓮因送秋鶴兩瓶菜油，一壇筍脯，湘君等知秋鶴到普陀去，均送東西，並托秋鶴寄香。秋鶴向來不信吃素燒香，但情不可卻，只得允了。少頃，韻蘭也來，秋鶴交代一切，並向佩鑲長揖，說：「倘你姑娘有不到之處，你照看著。」佩鑲把身子一歪喚道：「你只管去罷。」秋鶴遂向眾人告別，先發行李，自己帶了丁兒，一逕到伯琴處。伯琴尚未起身，秋鶴等了一回，把伯琴叫起。仲蔚、黽士也來了，見時候甚早，秋鶴道：「我進城去別介侯去。」仲蔚道：「我和你同去。」伯琴道：「去了就回來，在此地吃中飯，輪船我差人去定就是了，定好了，我們行李先搬下船去。」秋鶴點頭，便和仲蔚走了。一到城中，豈知介侯昨夜未歸。原來介侯近日新有外遇，這人名叫繡卿，住在法界醬園弄，二人又趕了出來。遇見了介侯，告訴他出門一節，介侯道：「我托你到寧波帶些東西。」因去開了一篇賬，交英洋三十元，說：「或多或少，回來再算罷。今日晚上可惜你們匆匆不能聚了。」坐了一回，仲蔚便邀秋鶴回到小東門伯琴店裡。一進門，伯琴便接著道：「游福真正不好，剛才去問輪船，豈知今日應開的班輪，昨夜未來，恐怕在海中失了事，或有別的緣故，稽遲。」仲蔚道：「寧波輪船從來不能脫班的。」伯琴道：「我也這麼說，初起不信，我親自去問了他們，說行內兩隻船，天天晚上開的，豈知昨日禮拜寧波開來的船不到申江，至今還未抵埠，行李也憂急，傳電問去了。倘使一兩點鐘趕到，我們差人送信來，你們下行李。若傍晚到埠就不及開了。我氣得了不得，連忙趕回，你想奇怪不奇怪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不去倒是笑話，韻蘭、湘君多少人已和我送了行。」仲蔚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也沒法，且吃了飯，等他來也未可知。」說著，只見蘭生同友梅趕到，說和二人送行，就借介侯的醬園弄外宅，四點鐘坐席，路上遇著黽士已經和他約定了。秋鶴就將輪船遲誤的話告訴他二人，伯琴笑道：「倘使真個船不來，我們這一席酒，倒哄著了。」說著開上中飯，友梅、蘭生也一同吃了。秋鶴因向友梅請問普陀的路程，說：「你是到過的，風景如何？住宿地方怎樣？」友梅遂備細說了一遍。最好最便宜，到了寧波趁和尚的接客船，到了山上，地方好些，住宿極貴，你只揀中等的地方，就是了。不過葷酒，沒得找處。秋鶴笑道：「一日不吃葷酒，骨頭都要消瘦，你放心，我都帶著呢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算是無所忌了，到那裡去也想吃素，他偏不信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我吃的教，名自適教，任憑我自己做主的。」友梅笑道：「秋鶴帶了葷酒，只好私吃，他不同你溫不同你煮的。」秋鶴道：「不妨，我傢伙都帶呢。」仲蔚笑道：「現在且莫說，恐怕去不成，我們且到介侯那邊去罷。」友梅道好，遂一齊動身，伯琴吩咐店中，如船到了，先下行李，一面給信到醬園弄裡第四號門牌，說著，就一同走了。

到了介侯處，賁士也等了一回了，燕卿也在那裡。大家見了，秋鶴看著燕卿，笑燕卿道：「你不認得，再來認認，有什麼笑？」友梅笑道：「燕卿昨日嘔了什麼氣？」燕卿方欲開口，伯琴走過去，拉了燕卿到後面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燕卿點頭，賁士嘆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做什麼？」燕卿便走出來說道：「你這人也少見的，就是吃醋，還有介侯，也輪不到你。」賁士沒得說，只是笑。仲蔚因問介侯月仙的病究竟如何，介侯道：「也不仔細，聽得說好些。」友梅道：「我們去請小香來問問他。」秋鶴道：「聽得小香割臂，恐怕不來。」友梅道：「去試試再說，叫他帶子月紅一起來。」蘭生道：「仲蔚何不去請文玉來？」仲蔚道：「他久已謝客，豈肯再來？須自己去請，不知來不來？」友梅道：「這裡多是熟人，他來又不算叫局，不過說送秋鶴、伯琴的行來敘敘罷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除非仲蔚打了轎自己去請。」賁士道：「倒有些意思。」蘭生因黏著仲蔚，要他去請文玉。仲蔚道：「恐怕未必來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先去，我隨後就來，必定要請他來了，送送我們。」仲蔚被他聳動，便打發轎子先去，自己拉了秋鶴一同去了。燕卿笑道：「這兩位大面孔親去了，恐怕要來呢。」伯琴又請介侯寫了字條去請小香，停了一刻，小香來了，彼此相見。介侯問月紅何以不來？小香道：「我也忌口不吃鮮味，月紅實在走不出。」賁士道：「聽得你和月紅為了月仙割臂，你們的恩也過份子。」一語提醒了燕卿，便要看小香割的臂。小香紅了臉，不肯給人看。介侯道：「彼此要好，也算良心上的事，但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你究竟不合。」伯琴道：「你是母舅，也如此說，他愈不肯給人看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我並不算埋怨他，恐怕他為此潰爛起來，怎麼了得呢？」因也走來笑說：「你且給我也見識見識，將來我們燕卿病了，我也好學個樣兒。」眾人大家笑了。燕卿把介侯打了一下，小香聽母舅說了，只得把左手伸出來。眾人看他把青布包紮著，也不便揭看，因彼此贊他情意好。介侯笑道：「不知道這位史月仙修來的什麼福，遇我這位令賢甥，成日成夜在那裡伏侍他。」燕卿正色道：「我們所靠客人有良心，若都似你也好了。」友梅因問月仙的病，小香搖頭道：「今日看他雖似好些，其實反加了病。他的病往往如此，起病之後，必好數天，等這病好了，下次再發，更厲害。」伯琴道：「月紅究竟何故不來？」小香道：「他也割了臂，病倒了。」說著，只見仲蔚、秋鶴真把文玉請來了，兩人扶了轎，一前一後，直至庭心停轎。文玉出轎，燕卿和文玉是最知己的，迎了出去，攬文玉進來。文玉叫燕卿一聲哥哥，笑嘻嘻的進來。大家知他已算良家，大家規規矩矩見了禮，請文玉坐了。文玉要先到裡頭去見繡卿，介侯笑道：「他是我的姘頭，現在不在這裡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。此時秋鶴、仲蔚送煙送茶，文玉倒還是從前的樣子，任他二人服侍。仲蔚笑道：「今日幸虧秋鶴去了，否則總屈不到這位范姑娘。」伯琴因問怎麼請法，仲蔚看著秋鶴笑道：「你去問他。」文玉聽了，也笑了，說真是少有看見的惡形狀。秋鶴笑道：「姑娘身份也太高，昨日船上你又怎麼說呢？」文玉想著嗤的一聲笑了。眾人不曉，文玉要說出來，秋鶴連忙作揖，岔住不教文玉說。眾人還要追究，文玉只是看著秋鶴笑。正在鬧著，忽見伯琴棧裡差人來說，今晚寧波輪船不開了，請明日走罷。伯琴聽了，打發他回去，遂向秋鶴笑著，把手點點，說：「真好運氣，也算是千載一時呢。」友梅笑道：「從來寧波去的輪船，沒有脫過班的，為什麼這樣不巧？」伯琴笑道：「哎巧極的，你可知道吃素月，大擺渡對過，我從出娘肚皮，上海也算走走了。未曾聽得寧波輪船脫過班的呢。這回知道我們高興，要坐，他偏有這巧意兒來。」介侯道：「脫了班就明天走，今晚連金枝玉葉的文姑娘都來了，落得舒舒齊齊吃一頓夜飯，我們今日人數還算多，大家做詩鐘罷。」友梅道：「可惜韻蘭、湘君、珊寶、秀蘭不在一處，否則詩鐘更熱鬧呢。」伯琴笑道：「還是叫秋鶴去請。」秋鶴搖頭不敢，介侯道：「你們要做詩鐘，我還去請兩個人來，這裡再添一席罷。」眾人因問何人，介侯道：「他就在西間壁，都是讀書人，一位姓華號紫貽，一位姓徐，號晉康。」蘭生道：「極好，請他來會會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二人來了，范姑娘有了幫手了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他算飽學，我也不用他幫。」友梅道：「范姑娘和他相識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你去問文玉。」友梅便黏住了文玉問：「可是相識？」文玉笑道：「你休理秋鶴，這姓華的是我未落青樓時節，從他識過字的。姓徐的，就是房東。」友梅笑道：「既是熟人，可以不避。」遂請伯琴寫了字條，去請，酒又添了一席。不一回，酒席已來，都排在客堂裡，華紫貽、徐晉康也來了。大家相見通了名，原來紫貽，是一位貢生，晉康是有名的老布衣。大家略談一回，便請坐席，因此席專為錢行，請秋鶴坐了首席，次伯琴，三紫貽，四晉康，五文玉，六燕卿，七賁士，八仲蔚，九蘭生。因小香是客，故第十是小香，十一介侯，十二友梅，文玉帶來的侍兒秋香，立在文玉旁邊，裝煙。惟小香滿面愁容，介侯和他說不用多慮，做了詩鐘，你便走。紫貽等還不知詩鐘如何做法，私問文玉。文玉和他說了，介侯向秋鶴、伯琴道：「你們必定明日走了，今日伯琴回店，秋鶴就住在這裡，可以暢敘一宿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我不要聽你們做戲。」伯琴道：「秋鶴還是住在我那裡去。」秋鶴道：「既不動身，我須回園，恐怕蘇姑娘要怪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不妨，就請文玉姑娘回去告稟一聲就是了。我們既不能動身，我要和你吃一夜酒的呢，大家照杯日出了睡。」蘭生笑道：「且慢，這裡先散了席，再說。」於是斟了酒，大家吃起來。中間做了詩鐘，文玉、燕卿各得了一回第一。小香早就去了。三更席散，秋鶴被伯琴拉到店裡，果然兩人重新對酌，吃了一夜的高粱酒。天已大明，杲杲日出，秋鶴不勝酒力，只得睡了。

是晚輪船開行，二人方乘了去。一夜便抵鎮海，秋鶴去找著一位同門李姓，是沈菊齡的朋友，送了菊齡的信，托他覓船。伯琴、秋鶴都回到寓裡。晚間姓李的在丁紅玉家，請他二人。次日覓了一隻山上的熟船，二人方赴普陀，住在中院。秋鶴最是好玩的，與伯琴往往通夜不歸，共在山上盤桓六夜。秋鶴念韻蘭之約，恐怕受過，便慫恿伯琴興盡而返。自始至終，共去了十三天。秋鶴將行李發進花神祠，一面來見韻蘭。秦成接著叩了一個頭，秋鶴問：「幾時進來的？」秦成道：「姑娘到顧太太那裡說了四趟，太太方勉強答應。現在姑娘將老奴安排在花神祠，總管祠裡及義塾的產業，替替蓮姑娘。現在我們姑娘在塾裡，老奴回去請他來。」說畢，去了。秋鶴進去，侍紅、霽月都接著，小蘭也出來了。秋鶴笑道：「小蘭的喜酒，也沒有吃，幾時來的？」小蘭笑道：「來了兩天了，過了姑娘生日，要回去了。」秋鶴因問嫁的姑爺好不好，他們家裡待你怎樣，小蘭垂首不語。侍紅在旁勸道：「我看這園裡的姑娘們，是定例不得好收場的。」說著，只聽得一陣腳步聲，瑣瑣碎碎，弓鞋閣閣。韻蘭一面走進錦香齋，點頭道：「到趕緊呢。」後邊佩纓、伴馨攬了月紅也一齊進來。秋鶴見月紅穿了一身素服，便吃一驚，先和韻蘭、佩纓說了，月紅走到面前，叫一聲姐夫，便哭了。大家坐著，月紅倒在佩纓懷裡，嗚咽不已。看他眼皮都腫了，佩纓勸他替他抹淚。秋鶴見此光景，十猜八九，急問：「什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你不見已穿戴的孝麼？月仙妹子去世了。現在他跟著佩纓睡，帶來帶去，好似嫡親姊妹。」秋鶴驚道：「幾時死的？」韻蘭道：「你走了，過了四天就沒的。明天頭七了，他們都要上墳去望望，你也走一趟。」秋鶴想月仙的苦，遂把月紅拉過來，攬在懷裡，因問月紅道：「王姐夫不同你去麼？」月紅聽了更覺傷心，蘇小蘭接口道，小香也殉情了。秋鶴突然一驚，吐了一口急血。韻蘭見秋鶴吐血，心中著了急，立命佩纓到房裡去取補血藥水來，給秋鶴吃，一面叫他漱口。秋鶴道：「不要緊，這是急血。」因又問小香怎麼死？月紅抽抽噎噎說不出話。佩纓答道：「小香一半因服侍月紅一個多月，拖傷的身體，從月仙死了，他便遵月仙臨死時遺囑，要安排月紅妹子，大阿姐要索二千元，小香氣極，入殮這一天，伏在月仙身上，一慟而絕，竟沒有甦醒。大阿姐急了，趕緊施救，休想再活。大家都說因大阿姐要勒他二千元，逼出這條命案來。有人說小香預先吞金的，大阿姐看事勢不得了，情願把月紅給姓王的，不要一錢。大家說小香已死，他們要月紅何用，怕介侯來了不依。大阿姐嚇得逃走了，尋了兩三天，找不著。幸虧介侯同小香的母親及太太來，初起頭要想與大阿姐拼命，後來見大阿姐逃走，他也沒法。介侯又再三相勸，方才收殮。這月紅真是好孩子，哭得不像人了，我恐怕又有意外之變，便和姑娘說了，帶他回來，成日成夜的勸他，我也不肯叫他離開。」秋鶴聽了，椎心抱痛，韻蘭、佩纓、小蘭也不免噙著雙淚，酸鼻出涕。丫頭均各歎氣，月紅更是嗚嗚咽咽只叫阿姐、姐夫，一回又咽氣不過來，此時真鴉雀不聞的哭泣。只見珊寶、文玉攜簾走進來笑道：「慶約，遠客初歸，我聽得屋裡頭吱吱喳喳，認道是請吃大炸蟹接風，所以我們，心裡也要想吃一個，誰知大家在這裡賭哭呢？」說著眾人反笑起來了，月紅也破涕為笑，彼此讓坐。珊寶笑問秋鶴道：「你回來了，韻丫頭請你哭，你倒也是聰明，一學便會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莫太得意，不過人家看中了你，做官太太罷了。」秋鶴不懂，因問什麼。韻蘭方欲說出，珊寶紅了臉，著急走來，說：「韻丫頭你說了，我從今以後不和你往來。」文玉也不知道，與秋鶴追問，韻蘭只是笑不說。佩纓道：「他們玩話呢，你們當了真了，倒是秋鶴把出門的事講講罷。」秋鶴因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外面已開飯，文玉先去，韻蘭便留珊寶一同吃飯。計韻蘭、珊寶、佩纓、小蘭四個人，秋鶴也陪

他吃了，約定明早十點鐘回到小南門外月仙、小香墳上，然後回去，把各人寄買的東西及送人的土儀，交給丁兒，一一的分送開來。秦成遂進來稟明祠裡塾裡，近日來的事，秋鶴點首，命他退出。只見白萱宜小姐來了，談了一回，大約是終身之事，萱宜雖不明言，殊有■梅之感。秋鶴安慰一番遂與他一起去，見了四位教習，略略酬應，便到蓮因那裡。蓮因接著笑道：「你回來甚好，去年花神祠落成之期，又是時候了。我們方才知，韻蘭真生日是念七，我們就在花神祠和他祝壽，解館前後三天，現在比不得往年，他身分高貴了，須要恭恭敬敬，你的朋友只許友梅、仲蔚、伯琴、介侯、蘭生請他進來，其餘不許進祝。再者上年有喜珍、素秋兩位奶奶、雙瓊、雪貞兩位姑娘，現在他們不在，規矩可以脫略些，共祝三天。第三天家宴，你們一班男席，設在左首，我們女席在右首，大家樂一天。我都和韻蘭說過了，你也幫著指點收拾地方。現在花園裡還有殘菊，要搭一個菊花台，請壽仙坐的地方，後庭心菊花山，門前菊花障，要把燈彩收拾得體面。我們鬧了三天，湘丫頭便要走了，就算和他送行。」秋鶴失驚道：「湘君為什麼走？到那裡去？並聽得珊寶也要嫁了，你知道二人怎樣告訴我。」蓮因先把珊寶的事，說了一遍。秋鶴道：「為何湘君有這個意思？」蓮因笑道：「朝真訪道，他的事很多呢。我因這個館事，反不得脫身。三年之後，再求歸宿，可見天下事料不到一定，他悟道比我遲，證果比我早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們說說便說到這條路上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不信罷了。」秋鶴道：「我要問你湘君去了，幾時回來？」蓮因道：「他自己說現在到峨眉山去，恐怕約不定時日。」秋鶴歎息不已，便別了出來，把半月來的功課單冊，查了一回，果然韻蘭辦理得井井有條，一宿不題。

次日去約齊了韻蘭、湘君、珊寶、文玉、秀蘭、凌霄、佩纒、萱宜、蓮因、玉成共十一個人，帶了月紅一同去祭小香、月仙。那月紅穿了孝服，跪著還禮。男客中伯琴、介侯、秋鶴、蘭生、仲蔚到了五個人，女客中添了燕卿等數人。墳上也紮了些白布彩，大家叩了頭，月紅呼噎跺腳的哭，旁邊看的人圍了幾百，有羨慕的，有歎息的，有陪著暗暗下淚的。月紅哭喚姐夫、阿姐，同我一淘去罷。韻蘭等好不容易把他勸住了。佩纒又叫了看墳的來說，幾株松柏冬青種得不好，須改種了。這個石拜台，還要改得寬大些，你今晚到我們那裡來領錢拿圖樣去照著做。吩咐已畢，便約了眾人，帶了月紅，各自回來。伯琴、燕卿一幫園外的，中途分散，湘君、萱宜等各自回園。壽期已近，秋鶴、佩纒、蓮因、玉成都忙起來，收拾地方，每日十餘人紮彩的紮彩，堆花的堆花，各定執事。幸虧秋鶴胸有邱壑，佈置得毫髮無遺。韻蘭忽然想起一事，找人來喚佩纒。未知何事，且闕下章。